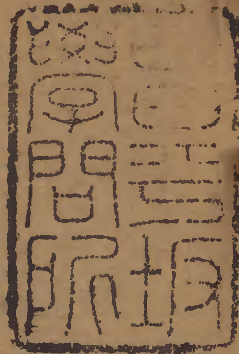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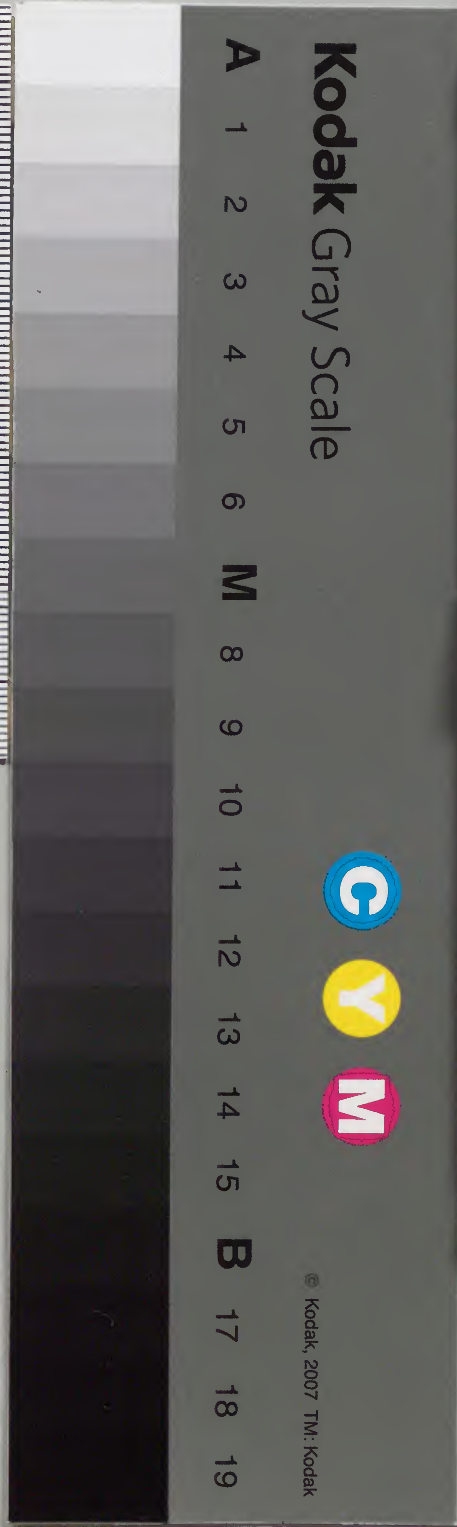
藏書世紀列傳 十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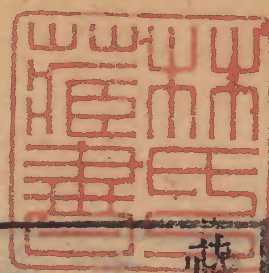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八	二
四	二	七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八	漢
六	三	二	書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30	
冊數	34 ( 5 )		
函號	286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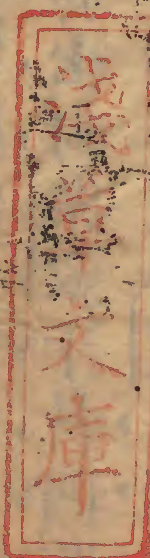




藏書大臣傳卷十一

五忠誠大臣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昭王以禮之之  
 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  
 者樂毅于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  
 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  
 南敗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摧三晉于觀津遂與三晉擊秦  
 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  
 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



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習于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欲圖之，莫若結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

故事嚴緊  
而以毅書  
終之成二  
斤文字

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常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於是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



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

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其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懔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



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鳴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以

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藺相如

藺相如者。趙人也。何。嫌。從。宦。堅。起。家。乎。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

大臣

繆賢。身。邊。反。有。大。賢。乎。可。敬。也。



察時亦奇人也

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和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

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畱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

兩言遂定如持左券



奉土豈憚  
璧碎亦其  
詞理是以  
解服之也

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臣見臣，列觀禮節，甚  
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  
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  
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  
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  
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  
寶也。趙王恐不敢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  
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  
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  
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

此秦所以  
其如共  
霸也  
其矣

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于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  
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  
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  
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  
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  
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  
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  
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  
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廷見  
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拜為上大夫。秦

大臣

六

秦王之本，是奸准者勢必如此。禮相如也。

笑無味，秦王一生只受此人。

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于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



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秦盆瓦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瓦，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瓦，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

高 不提起

灑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瓦，相如頷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瓦，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戰野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藺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

大臣



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卓吾曰：言有重於泰山，相如是也。相如真丈夫，真男子，真大聖人。何勇、壯、英。真菩薩，真佛祖，真令人千載如見也。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可商。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

之軍前後四十五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此時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

儻○儻○書○第○



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

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

六國皆取一僕字秦安得稱帝

大臣

卷二十一

九



此切有此  
故事于胸  
所以說

亦太甚矣此之矣乃僕則其心烹醢然何也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簠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

妾字更悲

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頌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



受便不仙  
一錢

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于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



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顛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



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  
 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  
 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  
 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  
 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  
 終身之名棄忿狷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  
 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  
 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  
 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  
 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

一者而能  
 使讀者立  
 三日亦自  
 一段精誠  
 得來非恐  
 焉之也

只完初志

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焉

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常罪三王服  
 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  
 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  
 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  
 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  
 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  
 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  
 駒巴終身不談李生曰田巴之談可無魯連子之談不可

大臣

三



如魯連正  
不肯終日  
談

藏書

卷十一

無能如魯連之談則終日談可矣談之益於世也甚矣

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  
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車良弟死不  
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  
故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步  
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  
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

既受教於  
黃石不應  
又為任俠  
史氏善形  
客耳

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  
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  
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  
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  
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  
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  
即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居下  
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

良

大臣

卷十一

古



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雄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畱守楊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畱

先啗之中  
啗則懈

璧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畱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



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食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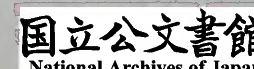
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据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而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矣漢王乃遣隋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常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漢王聞良籌畫，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

酈鄼侯便  
利田宅自  
汗多一番  
利

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留侯曰：「君嘗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擊平，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呂澤疆要曰爲我畫計畱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今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畱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

獨知高祖心中事

非兒女子  
腹長大英  
雄氣四皓  
也

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畱侯本招此四人力也畱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疆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家。

李生曰：漢之三傑，皆為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昔人為子房善藏其用，夫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何用之藏與？使子房而功

名富貴人也。當不已於好謀用智之心，雖欲善藏其用以求免帝之疑，又可得與？信何是已？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於帝之疑者，至無遺策矣。何亦自以為得藏身之智也。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其獲免於械繫者，直天幸耳。乃知心迹苟明，雖智如子房，未始藏其用也。范蠡惟不勝好智之私，故卒以滅吳而霸彊越，成萬世之名。夫會稽之棲報父之讐也，非無罪而興師者也。舍而不誅，蠡之君臣當用以為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強可也。雪恥可也。乃勾踐既許吳成矣，蠡獨鼓進兵焉，何哉？以長頸烏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使者，蠡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遽



胡說

絕。勾踐之疑。從茲甚矣。與其逃海避誅。以智求免。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妒主。皆信之而不疑也。故為陶朱公者。去越適齊。又去齊遷陶。役役焉。名利之場。老死而不止。是用智之過也。則謂留侯善藏其用。亦可也。

田叔孟舒

田叔。趙涇城人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未及遷。會趙午贊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王至長安。趙王

可商

孝文問天  
下長者却  
好

以不殺人  
為長者好

事白。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不知也。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先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



蕭書 卷十一  
罷敝。何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殿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叔案梁。且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

真天下長  
者

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死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仁不受也。曰。義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張安世 任子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常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



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大

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母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言，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



危疑之際  
安世不得  
不出此

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為霍氏  
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癯形於顏色上恠而憐之以問左  
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  
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  
吏之丞相府聞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  
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  
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  
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  
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能用人處  
止能任事  
能匿形迹

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  
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談  
汗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  
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  
餘上憫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尉初安世兄賀幸  
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之上書得下蠶室後  
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  
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  
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

得下蠶室  
乃大關宗  
社



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白處置其里，居冢西鬪鷄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

為延壽更難也有讓德宜侯封不絕也

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織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留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家祠堂。子延壽嗣，延壽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



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  
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  
共張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  
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  
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塋不  
起墳臨尙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  
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素放取皇后弟平恩侯  
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  
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  
賜以千萬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

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鬪鷄走馬長安中數月成帝崩放  
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  
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  
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  
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  
爲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  
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  
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放  
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  
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



武始侯

周瑜

可商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因往省之。會孫策東度，瑜遂將丹陽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走劉繇。策眾遂已數萬，因謂瑜曰：「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卿可還鎮丹陽。」瑜還，袁術欲以為將，瑜觀術終無成，乃求為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潯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策弟權統事。

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子，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地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何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操，得兵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議者咸



謂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乎？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

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部眾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艟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請降。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眾。操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留曹仁等守江。



備果人龍  
豈官室美  
女得而亡  
之

陵城竟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仁還權拜  
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秦邑屯  
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  
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  
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  
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  
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  
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  
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  
有張鹵寇侵瑜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

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  
因畱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  
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  
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瑜性度恢廓  
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  
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  
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密下揚州遣九江  
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  
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  
作說客邪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



幹與遍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因謂幹曰  
 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  
 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  
 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  
 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追送之備因言  
 次漢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大恐不久為  
 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還  
 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疑潛之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  
 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操不服善  
如此

卷十一終

藏書大臣傳卷十二

忠誠大臣

諸葛亮 附傳

諸葛亮琅琊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天下  
 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為梁父吟  
 身長八尺與潁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人讀書務  
 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以管仲樂  
 毅自比嘗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  
 問其所至亮笑而不答先主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  
 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

精熟亦好  
自比管樂  
亦不誑



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  
 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  
 為臥龍統為鳳雛徽為冰鏡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  
 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以故  
 先主凡三往請亮乃得見既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頽奸  
 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  
 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  
 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  
 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淮陰知進  
 少武侯知  
 退步此處  
 微別

淮陰 益 壇 數 語 武

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  
 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  
 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  
 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  
 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  
 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  
 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備性  
 好結髦適有以髦牛尾子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  
 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耶備乃投髦而起亮遂言



不發調而  
使自實好  
處置

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如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患之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荆州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劉表長子琦深敬亮表溺愛少子琮琦每與亮謀自安之術亮不應琦乃與亮游後園已上樓令人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獲鎮守江夏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

成語可誦

極似秦漢  
說士之言

操卒至遂將其眾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庶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



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迫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等操爲

力足

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叙亮五事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  
 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  
 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  
 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牆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  
 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  
 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為太  
 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  
 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  
 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  
 先主即帝位以亮為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

君不知臣

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  
 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歿後主建興元年  
 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  
 主簿楊顛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  
 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  
 從之犍為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  
 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  
 南中所在戰捷緜越嶲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  
 亮亮聞獲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



妙

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歿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目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冲二事

月一相字  
師好讀書  
不事精研  
祖觀大略  
亦猶此也

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眾來與延軍錯道竟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六年亮將攻魏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惇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

藏書 忠誠大臣 卷十二



不應朕悞  
至此史言  
過也

是時天下  
大勢已不  
在漢敗不  
盡由馬謖

用延計亮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  
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  
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歿數歲寂然無  
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埜恐懼於是天水南安  
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初越雋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  
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  
謂然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  
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  
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

總是真話  
山數語  
也逆觀之

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  
衆固守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  
箕谷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  
緣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  
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年  
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稜上言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  
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  
業亦亾惟坐待亾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臣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曹真

不觀成敗何以盡力



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  
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  
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  
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  
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  
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  
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  
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歿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  
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  
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穴欲涌出於城裏昭又於

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曹真遣費耀等救  
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  
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  
陰平平之是歲孫權稱尊號議者咸爲名體勿順宜顯明  
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  
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  
力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若就其  
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  
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乃遣衛尉陳震往質權九年亮命  
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



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  
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  
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  
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  
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  
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  
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  
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  
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  
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積斜谷治

武侯當得  
名士二字

斜谷邸閣息民休事十一年春亮悉大眾繇斜谷出以流  
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尅日交戰懿戎  
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  
上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  
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  
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  
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  
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  
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時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



年五十四後主聞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  
福曰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  
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初漢前軍師魏延  
勇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  
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  
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唯儀不肯  
假借延以為忿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  
維次之亮卒儀祕不發喪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  
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

賊云何以一人必廢天下大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  
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大怒率所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  
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  
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  
汝輩何敢乃爾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延獨與其子逃  
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平初為馬謖先鋒連規諫謖不能  
用大敗於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將  
疑其伏兵不敢徃逼於是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  
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  
亮卒于武功軍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



虞所能為  
止此而已  
可發大慟  
到底不  
說大話

諸人置之  
大臣傳得  
無咎乎

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  
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  
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諸葛亮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  
以官省之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  
任允皆專之後主大愛宦官黃皓皓便辟佞慧畏允不敢  
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延熙七年以侍中守尚書  
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居位凡三年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諸葛亮南

律力頗大

不消問得

征還羣僚出迎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改觀亮北住漢中  
請禕為參軍後為司馬值軍師魏延長史楊儀交惡每並  
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諭  
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為後  
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於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禕  
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常以朝晡聽  
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以博奕延熙七年魏軍次  
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求共圍棋  
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獨對戲不輟  
敏曰向聊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禕當



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仕漢中十六年大宴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禱歡飲沉醉爲循所害禱喜赦大司農孟光責禱曰赦者偏枯之物衰敝窮極必不得已乃行之丞相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爲治之道悉矣會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後主襲位徙廖立爲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遂終於徙所

好

魏曹真欲三道向漢川元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明年當出軍又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敵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叅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退軍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

是益蓋武  
侯直老實  
人也



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平前後  
 手書疏平違錯章灼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  
 治家尚為小惠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無有來  
 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  
 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情欲因行之際偏  
 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  
 之務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  
 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  
 心顛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  
 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漢室此神明

知人之難  
 不謂失之  
 為誤

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  
 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管楚卿屢結  
 亦乃克復思道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  
 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  
 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  
 通逝可復還也○真裝痛哭詳思盛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  
 鱗甲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  
 張之事孝起尚書陳震字平聞亮卒發病歿平常冀亮當  
 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諸葛瑾為孫權長史，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及吳襲殺關羽，先主征吳，瑾為南郡太守，遣先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陸遜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常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張裔，成都人，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

元常之儔。亮以為參軍，嘗北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歿，其談啁流速皆此類。初亮北征漢中，欲用裔為畱府長史，以問蜀郡太守楊洪。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畱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僕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元儉述字





何祗少寒貧體甚壯大能飲食好聲色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二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爲督軍從事諸葛亮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注錄獄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問誦答對無所凝滯亮甚喜之出補成都令時郫令缺復以祗兼之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祗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及祗還廣漢汶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其信服之如此

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諸葛喬瑾之第二子也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諸葛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鄧艾伐蜀自陰平繇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歿時年三十七艾長驅至



尚父子盡  
忠于寶奇  
尚矣

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没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  
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  
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  
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  
年內移河東京為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  
京祖父亮盡心王事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進善  
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察御  
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冉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

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非軍暴橫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  
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  
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  
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  
絕嘗至下邳縣令裴寰不止肯曲奉小使奉寰出慢言憲宗  
怒促令攝寰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入奏事因極  
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  
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  
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稍霽翌日令  
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



觀度之裴  
家及還第  
與士大夫  
相見二事  
賊豈能除  
之殺之

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案  
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鞅荆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  
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  
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  
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  
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  
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德宗時尚何何中朝士相  
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  
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  
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

李逢吉  
此

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  
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  
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間十一年宰  
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  
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階存臣  
比觀吳元濟表勢寔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  
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  
即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  
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  
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度屯郾城勞諸軍未幾李愬夜入

符賊必破

利必還



懸弧城縛吳元濟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  
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  
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戶部侍  
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昉數進羨餘以  
供費繇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鏞以本官昉以  
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  
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  
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  
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  
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鏞入相必盡驚憂知

外盡力內  
盡言

無可訴之地矣程昉雖人品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  
可處煩劇至如鏞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是  
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  
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  
衆鏞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  
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  
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  
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鄆用  
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然  
卒爲昉鏞所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



奏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  
 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恐  
 亂作即上書暴殫過惡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  
 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  
 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  
 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  
 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  
 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  
 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  
 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稹怨表

好中人

度欲解其柄故勸上雪王廷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

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

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

人失望帝悟詔度繇太原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

起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謂度無援奧且久外為奸

儉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

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嗟咨出涕乃拜度守司徒

領淮南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

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佞

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

度處奸相  
 逆豎間而  
 終還平章  
 處置得宜  
 能服諸臣  
 之心也



矣。度居位甫闕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恠，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浸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委叅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時敬宗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官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

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絲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匹，并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亾。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此賊祗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



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置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今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所言三軍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匹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

占大臣只  
是善處人  
善處事

宗太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闕豎植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堦堂激波其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讌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旬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自為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



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子重輕

呂端 官生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許元王僖尹開封端為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往就鞫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即下堂左遷衛尉少卿逾月拜叅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常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會田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鈞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遂相端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即入奏曰管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



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讎愈堅其叛心耳  
 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視之  
 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處之命在  
 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于延州  
 繼遷歿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  
 間起居及疾大漸同時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  
 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  
 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  
 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  
 太宗先賜墨詔遂鑰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

長願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  
 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真宗既立垂簾引已臣端平  
 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  
 歲真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驅洪大  
 宮庭階肥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

李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  
 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叅  
 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知河南真宗即位擢官平章事監  
 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真宗還沆迎于

亦可入道  
學名臣



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會致堯等  
是矣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爲靈州  
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  
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  
保環慶然後以計因之耳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歿靈州  
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  
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繇是益重之  
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  
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

冲主官

日一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及  
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  
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  
和西夏繼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鑿典靡有暇日  
旦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  
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  
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  
後悔當思吾言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



文靖只是  
寂然不動

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  
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卒年五  
十八上趣駕往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沈性直  
諒頗通內典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為無口貌其自奉甚薄  
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曰居第  
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廳事已寬矣後遇  
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如生沒後或薦梅詢  
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

策  
破元昊二

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夏  
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  
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  
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  
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  
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  
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  
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  
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帥以琦  
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



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羣小不便  
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辯析不報乃請外知揚州定  
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  
事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  
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  
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  
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  
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  
走大臣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  
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其人

妙在請名

人自進  
豈有他  
虞

國有大臣  
則橋詔密  
語皆不能  
惑

問所從來  
甚妙

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  
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  
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  
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  
亦不易勝矣蓋帝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  
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會差了一語  
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  
天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怒問漢昌邑王  
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寒琦  
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



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叅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琦又因奏明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

正與緊時  
歐陽公數  
語惻然雖  
恭必別有  
以也

養在宮中又先帝有詔與子其為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繇此語塞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聞遂開率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不多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

訓語却經



一着紫一

更奸

姦

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即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乂，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

主其時問  
謀下官者  
任守忠  
耳

更見審

暇甚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先是后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富弼亦以太后爲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已而諒祚果上表謝罪。神宗立拜。」



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正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

是

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謀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英宗卽位覃大慶於天下濮安懿王所生父也中書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議甫上太后降手書云濮王不當議稱皇考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詔罷議後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中書乃略草一事日進呈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



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上覽之曰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明年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是夕忽遣內侍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絕異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瑩為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

詔云云又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臺官呂誨等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哀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為非前



後之言自相牴牾兼以某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朕姑務  
 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  
 本末理當申論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治平三年  
 上疾革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  
 安衆心上領之琦請上親筆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  
 曰大王乃潁王也煩請更書上又批云大王潁王某琦曰  
 乞卽晚宣麻制下卽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判相  
 州日陞辭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若因問王安石琦曰爲翰  
 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  
 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土府多不

是定國本只在速

如此方人更且鏡也

語亦嫌

及盥漱琦疑安石或夜飲謂安石曰君少年幸毋廢書安  
 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後有人上琦書多用古  
 字琦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  
 之益以爲輕已故安石每曰韓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  
 詆之不知安石乃畫虎不成者也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  
 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一日與希文議西事不  
 合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  
 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  
 太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  
 宜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龕入細乃是經綸好



膽字不必出頭一出頭則無忌憚之小人小遠矣韓公只是識高不是膽大

手故其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又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大用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于上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為謫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謫必及國修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藏書大臣傳卷十二 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三

一經世名臣

魏相

亦可入大臣

絕手便嚴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甚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



光之二亦  
是

與空口保  
新者殊

只是嚴

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東尉子為武庫令今河  
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  
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  
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  
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  
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  
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言相  
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  
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齊威

泉甚光功  
甚大

嚴居部二歲徵為諫議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  
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  
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  
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  
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死子復為大將  
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  
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  
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  
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  
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幾殆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勵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皆納用焉。相執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

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畱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巖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侵暴，而兵甲不加遠。

即徙戎一論處分欸  
西具見名臣故悉錄之



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  
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  
禍顛覆宗室襄公要秦據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  
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鄆瞞之屬害及濟東侵  
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  
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戰國楚吞蠻氏  
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  
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  
也漢興西都長安及至王莽之敗西都荒毀建武中以馬  
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

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恃其肥強又苦漢人  
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  
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  
屠破城邑鄧騭征之輿尸喪師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  
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中軍侯朱寵將五  
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  
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也雖由禦之無方將非其  
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  
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徃休  
終於覆敗段穎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



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夫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

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文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越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也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師老十萬凶逆旣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



期若枯旱之恩雨而子方欲作役起徒使疲瘁之衆徒自  
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羌戎離散心不可一  
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  
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  
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者  
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  
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也曰無有餘  
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  
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  
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

瀾段

亡散離與關中人戶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  
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  
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  
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  
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  
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斃舉之小  
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  
所謂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時不  
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中原不守可勝恨哉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天資曠邁鄉人以其不謹細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加誚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給使入關周畱客汴為俊儀令崔賢所辱乃遂感激而西去舍新豐逆旅主人又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升獨酌而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時貞觀五年也方詔百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因為條一十餘事太宗怪而問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也帝即令召客未至遣使者四輩趨促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立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其畧曰臣伏見詔書宗室功

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世守其政臣謂宗室功臣宜恩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不必世官也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該有不肖襲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樂厲之惡已暴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乃隨器而授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以此也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往貞觀初率士霜儉匹緜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議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匹絹至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



語似尋

憐之何者、營為者多不急之務也、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帝、每日我、斲不見、周即思之、侍中岑文本曰、馬君論事、論文切理、聽之纒纒、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眾以其與書生、素無貴、皆竊笑之、他日、白有住宅、直二百萬、真、若、臣、一、體、也周遽以聞、帝即詔有司、給直、併賜奴婢什物、子載、咸亨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故言吏部者、稱裴馬

馬

李德裕 官生

入大臣亦可 今日正需 贊皇 世言牛李之黨吾甚不服此語 衛公肯做 事人如何 胡黨元朋 黨元圖一 己富貴而 不顧國家 之休戚者 也做得衛 公一事否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吉甫勉之、荅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詠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而牛李之憾結矣、僧孺

或書經世名臣



亦為上所厚，乃以僧孺同平章事，而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盃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今本道所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盃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貲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絲繚綾千疋。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若水，言之即見。

贊皇持論  
甚正故能  
大有建樹

真知人  
罷德裕并  
罷度小人  
能空善類  
乃爾

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鑊牙篳篥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鳩鵲鑊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帝為優詔停止焉。時帝數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荅其意。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聖獎。然為逢吉排窄，訖不內徙。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德裕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乃又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



酷思其人

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始韋臯招來南詔，復雋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益其策，非是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癘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策

真性

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滎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叩岷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二邊寢懼，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遂以城降。德裕請於朝，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萬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



甄効又正

遠人向化帝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累表請  
罷乃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而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俄  
而宗閔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又坐論李駟鄭注為宗閔  
所譖出為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德裕與宗閔既有  
黨上甚患之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未幾宗閔  
以罪斥而注訓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開成中遷德裕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歲自  
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當世榮之  
既入謝即進言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

限入骨髓

者仲對瑟琴笙

竿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  
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

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  
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  
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  
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盱食  
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  
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  
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  
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樓雞等城

韋力自不可少



與充國自  
言功同

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  
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  
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  
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  
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叶嗚嗚。  
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以降  
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  
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  
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  
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是時已擊敗回鶻，未

勞謙

幾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  
兵討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  
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裴度為司徒，十年亦  
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乃改封衛國公。韋弘質見德裕嚮  
用，因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  
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  
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  
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  
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  
家搖動而下人不靜。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

或言經世名臣

卷一三

七



今幸相宜  
知此

也昔蕭望之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光少咎  
 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  
 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  
 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奸謀隱隱則  
 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  
 也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  
 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周太極殿帝  
 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髦髮為森豎  
 翌日罷為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畱守白敏中令狐綯崔  
 鉉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除事又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

汝訥訟李紳殺吳湘事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  
 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  
 語其子滴滴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懼曰衛公精  
 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綯白帝乃以喪還白敏中德裕所薦  
 也德裕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  
 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  
 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  
 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  
 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  
 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皆以為幽閉骨肉

蓋公事事  
由精思得  
來



虧傷人倫。邇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  
 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初，德裕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玄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  
 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讓  
 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  
 所進士皆弟子無藝。」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  
 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川刺史。或勸徽奏文  
 昌紳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邪？」取  
 書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李  
 逢吉用事時，所親厚及附麗者甚眾。時人目為八關十六

子焉。逢吉去而後，德裕進，德裕討澤潞，及回鶻，計畫甚長，  
 遭遇武宗，可謂行其志矣。

郭崇韜

不應入名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即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  
 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  
 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  
 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  
 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  
 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  
 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



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是時唐已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於梁契丹復犯幽涿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若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邪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山開河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

何足言也莊宗遂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揚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者甚不便之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弟皆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何能自安崇韜曰然則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



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不可動矣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無反側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左右皆曰郭崇韜眉頰不俛嘗為租庸惜財陛下雖欲改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和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

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

道理可厭

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不悅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左右因譖之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韜恐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請以親王為元帥率師討之莊宗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率大軍入蜀蜀平崇韜語繼岌曰王有破蜀大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聞之咸



錯

切齒此言莊宗聞蜀破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又不郊  
 迎延嗣發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歸讒之劉后后泣  
 訴於帝莊宗大怒及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將行帝令誅  
 崇韜并其子廷悔廷信崇韜有五子其二從死餘皆見殺  
 崇韜自以為子儀之後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  
 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其已破蜀因  
 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其不幸  
 被讒以死信矣哉盈滿之難居也利令智昏貪令人愚也

可以為名

藏書名臣傳卷十三 終



